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4冊

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

楊果霖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楊果霖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目 3 + 298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 14 冊）

ISBN：986-81154-7-7（精裝）

1. 中國－目錄－唐（618-907）

013.241

94018852

ISBN 986-81154-7-7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四冊

ISBN：986-81154-7-7

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

作 者 楊果霖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

楊果霖 著

作者簡介

楊果霖 台灣省新竹縣人。民國五十七年生。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獲得民國九十年國科會甲等論文獎助，並且連續獲得民國九十年至九十四年的計畫獎助。專攻圖書文獻學。現任醒吾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講授大學寫作、古典小說、現代文學、科技名人傳記等課程。撰著有《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碩士論文）、〈朱彝尊《經義考》研究〉（博士論文）等書，及其他學術性論文近二十篇。

提 要

前賢研究古典目錄學之時，往往重《漢志》、《隋志》，而輕忽《新舊唐志》，昔日羅振玉先生曾引為怪事，筆者有鑒於此，乃以此二目為研究重心，欲藉以補足歷來的缺憾。綜觀本書的研究成果，有著如下幾點貢獻：

一、透過校勘方法，藉以探討《隋志》、《舊唐志》、《新唐志》三目之間的著錄差異，以釐清各目的演變關係，並針對書籍的亡佚、增錄的情形，分別提出說明。

二、分別探討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陳鱣《續唐書·經籍志》、楊家駱《唐代遺籍輯存》、程志《現存唐人著述簡目》等四目，藉以掌握晚唐五代的典籍，乃至於現存唐人典籍的情況。其次，針對四目編纂的方式、優劣，逐一提出評介，用以補足今人研究的不足。

三、為求進一步考察《新舊唐志》的內涵，擬運用史學計量方式，依唐代十道的地理劃分，結合唐人籍貫的考察，以說明唐人撰著的分布情況，藉以瞭解各區之間的差異情形。其次，結合唐代私學的分布、印刷的起源地、學官的分布等，試圖釐清唐代文化面的分布情形，進而說明各地理區塊的學風特性，以補充王明蓀、高明士先生在學風分布的研究，所未能釐析清楚的內容，以開拓書目研究的視野。

四、歷來對《古今書錄》、《群書四錄》的研究，多僅探討其學理差異，卻無實例釐析二書的著錄差異。惟《古今書錄》著錄之籍，已為《舊唐志》所收錄成簡目，而根據〈古今書錄序〉所云斷限資料，可以進一步釐析《古今書錄》增錄《群書四錄》的書目著錄資料，以補足前人研究的不足。

綜合上述所論，本文的研究成果，不僅限於《新舊唐志》二目，也兼及相關書目的探討，能夠健全史志目錄的研究體系，實為研究《新舊唐志》的第一本專著。此外，本書雖以史志目錄為研究題材，但是不全然從目錄學的角度出發，也能運用史志目錄的內容，配合相關文獻，以瞭解唐代學說分布的情況，對於瞭解唐代學術史的發展，也能提供一定的價值。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方法	5
第二節 預期成果	5
第二章 外圍考證及介紹	9
第一節 唐代圖書發展的背景探述	9
一、政治因素	10
二、經濟因素	14
三、社會因素	17
第二節 唐代藏書制度研究	20
第三節 《新舊唐志》唐人籍貫分布之地理考察	32
一、唐代學風與撰著風氣之地理考察	34
二、個別地理區域之撰著風氣試析	41
第四節 唐代目錄學的發展與創新	70
一、唐代目錄的發展	70
(一) 藏書目錄	71
(二) 宗教目錄	73
(三) 推荐目錄	73
二、唐代目錄學說的發展	74
(一) 確立四部分類的典則	74
(二) 強調目錄的學術價值及其功用	75
(三) 圖書著錄略依時代先後為次	76
第五節 小 結	77

第三章 《隋書·經籍志》與《舊唐書·經籍志》	
之比較研究	79
第一節 作者與修撰年代	79
一、《隋書·經籍志》之作者及其修撰時間	79
二、《舊唐書·經籍志》之作者及其修撰時間	81
第二節 著錄之比較	83
壹、書名	84
一、版本異同	84
二、著錄差別	89
三、避諱與否	100
四、書寫習慣	103
貳、作者	107
一、著錄差別	107
二、版本異同	109
三、詳略互見	112
四、書寫習慣	117
參、卷數	120
一、佚殘之本重出	120
二、《舊唐志》所錄與《隋志》、《新唐志》不合	120
三、《隋志》所錄與《新舊唐志》不合	121
肆、分類	124
一、分類類目的演變	125
二、個別典籍分類之演變	126
(一) 經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126
(二) 史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128
(三) 子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130
(四) 集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134
第三節 結 論	140
第四章 《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	
之比較研究	143
第一節 作者及其修撰時間	143
第二節 《群書四部錄》與《古今書錄》之研究	145
第三節 著錄之比較	161
壹、篇名	161
一、版本異同	162
二、著錄差別	171
三、朝廷改異	173
四、避諱與否	174

五、書寫習慣	178
貳、作 者	182
一、版本差異	182
二、著錄差別	185
三、詳略互見	187
四、書寫習慣	189
參、卷 數	190
一、《舊唐志》著錄卷數較《新唐志》多者	191
二、《舊唐志》著錄卷數較《新唐志》少者	196
肆、分 類	204
一、經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205
二、史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206
三、子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212
四、集部典籍分類不同的情形	214
第四節 結 論	217
第五章 新舊唐志的補訂及現存典籍之相關書目研究	221
第一節 唐志補錄的既有成果	221
壹、陳鱣《續唐書·經籍志》研究	221
貳、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研究	233
第二節 現存唐人典籍之考察	262
壹、楊家駱先生《唐代遺籍輯存》研究	262
貳、程志《現存唐人著述簡目》研究	265
第三節 結 論	274
第六章 結 論	277
附錄：《新舊唐志》唐人撰述籍貫簡目	281
參考書目	29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一、研究動機

羅振玉於〈唐書藝文志斟義敘〉一文中指出：

《新唐書藝文志》實可與《隋志》比方，竊怪今人於馬考、鄭略、晁志、陳氏解題，猶研習不已，而此志顧少究心，殊爲怪事〔註1〕。

羅氏有鑒於此，乃參以《隋志》及諸史列傳、舊史〈經籍志〉校之，復參以王西莊、錢竹汀、趙琴士諸前賢之作，釐訂爲《唐書藝文志斟義》二卷。今筆者未見羅氏《唐書藝文志斟義》一書，據莫榮宗先生〈羅雪堂先生年譜〉一文中指出：

（光緒十八年壬辰，西元 1892 年，二十七歲）又成《唐書世系表考證》二卷，《唐書藝文志斟義》二卷〔註2〕。

則《唐書藝文志斟義》成於光緒十八年，至今《羅雪堂先生全集》仍未刊出此書，其書當或早佚。從書籍載錄的觀點而論，《新舊唐志》是否即如羅氏所言「多所韋迂」呢？從前賢的考訂中，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較合理的評價，而不是主觀式的論點。筆者亦欲整理出產生乖誤之原因，以進一步釐清傳統對於史志的見解。

唐宋以來，諸史偶志藝文，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

〔註1〕羅振玉：〈唐書藝文志斟義敘〉，出自《面城精舍雜文》，《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冊一，（台北：千華出版公司，1970年4月），頁103。

〔註2〕莫榮宗：〈羅雪堂先生年譜〉，《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二十冊附。（台北：千華出版公司，1968年12月一版），頁7801。

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等。今題目擬作「新舊唐書藝文志研究」，實則為《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之研究，其作「新舊唐書藝文志」者，實係簡稱，特此說明。筆者選定《新舊唐志》為研究題材，其中受王三慶師的啓發甚深，王三慶師董理《敦煌類書》的過程中，以翻檢《隋志》、《新舊唐志》過程中，重複其工作而略感不便，筆者不敏，稍通電腦管理概念，幾經研討之後，決定以電腦資料庫的型式做為書目研究的基礎，以利查檢翻閱。此外，尚受到喬衍琯先生〈新唐書藝文志考評〉一文的啓示，該文云：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唐書藝文志注二冊，題唐景崇撰，曬藍本，內容和上述的繆荃孫注本相近。而收入善本書中，外人很不容易利用到，很希望該院能予以刊布，或是採用「建教合作」方式，由那一所大學研習文史方面的研究生加以整理，作為學位論文。對該院，對學生，對社會，都有好處。梁啟超說這是「不朽之業」，是不欺人的〔註3〕。

據喬氏之言，則知唐景崇《唐書藝文志注》尚無人研究，又云該書藏於中央研究院，筆者查閱《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註4〕、《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書名索引書目》〔註5〕之後，僅見有唐景崇《唐書注》一書，該書題作「十卷」，幾經查考，更衍生出二個問題：

第一，喬氏所云唐景崇《唐書藝文志注》是否即是唐景崇《唐書注》中的一部份？
第二，題作唐景崇《唐書藝文志注》一書，是否即為「唐景崇」所撰？

筆者親至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查閱唐景崇《唐書注》一書，發現其所錄僅及本紀部份，並未錄有〈藝文志〉部份，而傅斯年圖書館目錄登錄匣中，並未收錄《唐書藝文志注》一書，而作者登錄匣中，題作「唐景崇」者，亦未見及錄有《唐書藝文志注》一書，加以喬氏雖云及《唐書藝文志注》一書，但其於〈新唐書藝文志考評〉一文，並未見其舉例，是以筆者一度懷疑喬氏所云是否有誤？本論文初稿完成之際，承李德超師惠告，傅斯年圖書館目錄匣中雖無登錄《唐書藝文志注》一書，然其託人查考，證實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確實藏有題作《唐書藝文志注》一書，而本論文業已定稿，若要加入《唐書藝文志注》的資料，勢必變動若干章節，這並非短期所能達成的，加以傅斯年圖書館並未收錄於目錄匣中，是以必須託人查考，諸屬不便，是以喬氏〈新唐書藝文志考評〉一文未見引及，且有「收入善本書中，

〔註3〕 喬衍琯：〈新唐書藝文志考評〉，《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五十七期，1988年5月，頁67。

〔註4〕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二冊，共1845頁，（台北，1971年）。

〔註5〕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書名索引書目》，（台北，1982年）。

外人很不容易利用到」的感慨。筆者自喬氏文中得知《唐書·藝文志》一書，其後卻未能利用此書，而且險至誤判，在此亦深感愧疚。

唐景崇《唐書注》既無收錄〈藝文志〉部份，是以又衍生出《唐書藝文志注》是否確為「唐景崇」所撰？筆者雖無法見及《唐書藝文志注》一書，卻見到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唐景崇《唐書注》，其中有余榮昌（唐景崇之甥）〈序〉云：

今距先生（即指唐景崇）歿又二十餘載矣！其稿展（即「輟」字）轉歸予。多詳加核閱，計最完全之稿為〈本紀〉十卷、〈禮樂志〉十二卷、〈曆志〉九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地理志〉七卷、〈百官志〉五卷；有稿不全者為〈食貨志〉三卷、〈儀衛志〉一卷、〈車服志〉一卷，表稿雖全，尚未整理，其中尤以列傳為最缺，先生所手訂者，僅十數卷而已〔註6〕。

唐景崇《唐書注》手稿輒歸於余榮昌，余氏予以整理刊布，雖僅刊布本紀部份，但〈序〉文中言及唐氏所撰書稿，並未言及撰有〈藝文志注〉，若細考源流，最先言及唐景崇撰《唐書藝文志注》者，當出於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卷上所云：

按：此書（係指《唐書藝文志注》四卷）不題撰人，觀其所引輯本文書，已至近代，則亦近人所為也。宣統三年，余謁唐春卿（即唐景崇）尚書於學部，聞尚書自注《唐書》，每入署治事，恒挾數冊自隨，因舉詢之。自言生平致力此書，已二十年。昔由廣州航海北上，船未啓旋而火發，衣裝盡燬，獨《唐書注》稿挈之，隨身尚未輦致，因得幸免。近日屬稿已畢，第須重理再錄定本耳。其後尚書歿於邸，余詢其姪婦某氏，言原稿尚扁筭，門人有集資刊行之議，今勿勿又十年，音問寂然，則其事未舉可知。方尚書掌學部時，藝風（即繆荃孫氏）前輩方領圖書館事，意此帙必從唐氏錄副者，其卷中尚有藝風增訂數十條，獨藝風惜墨如金，未誌其原委，使後人疑莫能明耳〔註7〕。

傅增湘氏未見唐景崇《唐書注》全本可知矣！否則當能判別繆荃孫《唐書藝文志注》是否確係增刪唐景崇《唐書注》而來。而傅氏以繆荃孫注本或增錄唐景崇注本者，使用「意此帙必從唐氏錄副者」，其係以推測語氣。又唐景崇《唐書注》於唐景崇歿後二十餘年，始由其甥余榮昌氏付梓，然余氏於序言中並未言及唐氏有注〈藝文志〉之

〔註6〕唐景崇：《唐書注》，1935年排印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藏本。該書台灣藝文印書館於1974年曾影印發行。書前有余榮昌〈序〉，余氏為唐景崇之甥，〈序〉文中並未明言唐氏有注〈藝文志〉者，今《唐書注》一書僅錄「本紀」部份，並未有其他諸本。

〔註7〕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書目三編》，（台北：廣文書局，1969），頁39～40。

事，又唐景崇所撰書稿全歸於余榮昌，則余氏所云之正確性較高，除非有更明確的證據顯示唐景崇撰有《唐書藝文志注》，否則當以存疑爲是。我們再審視歷來認爲唐景崇撰有《唐書藝文志注》的一些說法，《唐書經籍藝文合志》前言云：

另外有《唐書藝文志注》鈔本，凡四卷，不著編撰者姓名，沒有刊行過。據傅增湘《藏書群書題記》說是《唐書本紀注》著者清唐景崇所著。同書的另一鈔本，前有余嘉錫〈序〉，則定爲繆荃孫撰。……這個稿本的內容，以《新唐書藝文志》爲主，……校注得很精細，舉凡書名、卷數、人名、時代等，對二志有互異之處，多作了考訂〔註8〕。

其所謂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所錄，原文已見上文，然傅氏雖疑心《唐書藝文志注》係據唐景崇注本增訂而來，但其中亦僅係推測口氣，實則亦未見及唐景崇《唐書注》原稿，而若據《唐書經籍藝文合志》序文所述，似乎確認有唐景崇、繆荃孫二注本，喬衍琯先生於〈新唐書藝文志考評〉一文中云：

書目總錄又有《唐書藝文志注》，不著編人名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江安傅氏雙鑑樓舊藏鈔本四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藏曬印本四冊、梁氏慕真軒藏鈔本四冊。按此書與前書不同，唐景崇又有《唐書注》，是誰屬稿，未可知也〔註9〕。

從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所載，都以《唐書藝文志注》的作者爲不著編人名氏，而後又與唐景崇《唐書注》相淆亂，喬氏亦未能十足肯定《唐書藝文志注》與《唐書注》之間的關聯性。承上文所言，《唐書注》僅刊印本紀部份，而余榮昌〈序〉中並未言及未刊布稿本中有《藝文志注》，是以此一疑案仍需進一步考證，方能明其原委。

根據傅增湘所云，繆荃孫氏增訂撰有《唐書藝文志注》，則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唐書藝文志注》與繆荃孫注本疑係同一源流，其說可供參考者並未見及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唐書藝文志注》一書，當初在材料上有所突破的認知略有阻礙，於是將心力放在合注、考證之書，並積極開拓其他領域，如唐人籍貫分布；《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等著錄差異研究；《新舊唐志》相關書目研究等等。隨著《新舊唐志》、《隋志》、《文獻通考經籍考》、《續唐志》、《補五代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等電腦資料庫的完成，未來要製成書名、作者等索引將不再是一件困難之事，於是也帶動筆者研究目錄學的興趣。

〔註8〕沈炳震合編：《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中國目錄學名著第三集，初版，（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4月），〈序言〉。

〔註9〕參見註3，頁66。

二、研究方法

傳統的目錄學研究無非研究其著錄之體例、分類、卷數分合等等，本文亦未能揚棄此一方法。然而，自《隋書·經籍志》以後，四部的分類業已廣被接受，若從體例分析，實難以得到其中差異之處，因此需要從個別書籍分類的轉變，方能進一步審視四部分類類別的差異情形。其次，對於前後目錄載錄的情形則逐一比勘，以求其演變差異之處。在研究重點上，本文擬著重在書目的著錄差異之探討。因此，在方法上，本文除運用合志、考證等既定成果外，也嘗試結合電腦的統計、排序功能，重新對《新舊唐志》予以整理，並著重在書籍著錄差異的探討，而其中更能釐正點校本的若干錯誤。

在外圍問題上，本文擬討論唐代書籍流通的狀況，其中包含藏書情況、藏書機構以及唐代目錄的發展情況等，加以探討，以期對唐代書籍流通的始末有所認識。其次，本書亦擬就《新舊唐志》中唐人著作，分析其撰者之籍貫分布情形，以求進一步考察唐代撰著之風氣的地理分布情形，及各地是否有其分類類別的特色？另外加入時間因素的考量，筆者擬就《新舊唐志》粗分為前後兩期，前後期是否有其差異性，筆者亦擬在行文中有所議述。

在著錄方面，《新舊唐志》有合志、考證之書，其中頗有可觀，本文亦大量採用前賢的考據成果。而《隋書·經籍志》與《舊唐書·經籍志》雖成書時間相差較久，然而《舊唐書·經籍志》係刪節《古今書錄》序錄而來，其斷代自應以《古今書錄》的成書年代為斷，而《古今書錄》編於玄宗世，其距太宗時未遠，在分類、載錄上有何異同，本文亦擬加以探討。《舊唐志》既係《古今書錄》之簡目，而《古今書錄》更是增錄《群書四部錄》而來，然今本《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俱已亡佚，筆者擬結合〈古今書錄序〉所云斷限差異，並從撰著編年中，進一步釐清《古今書錄》和《群書四部錄》中的著錄差異。

與《新舊唐志》相關的書目上，除了有傳統的續補唐志之作外，另有現存書籍的調查，前者如清人陳鱣《續唐志》、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後者如楊家駱《唐代遺籍輯存》、程志《現存唐人著作簡目》等，二種方式雖有小異，但均有助於瞭解唐代典籍流傳的一些情況，本文亦擬專章討論。

第二節 預期成果

本文結合電腦統計、比勘的功能，逐一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經籍志》、《續唐志》、《補五代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書目資料輸入電腦，製成電腦資料庫，以備進一步分析比對之用。其次，為便於資料考察，於資料中加入成書年代、籍貫、備註等說明，以備本文進行論證。目前業已輸入達二萬餘筆的資料（上述所云書目中，僅《直齋書錄解題》一書資料未能完全建檔），初步略具研究基礎。

本文的特色是運用校勘、統計的概念，以分析書目著錄間的異同，並試圖尋求解答。全文所預期達到的成果如下：

- 第一，探討唐代圖書發展過程中，圖書文獻保存過程所面臨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等變動，藉以明白唐代圖書文獻的流通情形。
- 第二，探討唐代藏書制度，釐清《舊唐志》的著錄來源，並試圖說明各藏書機構間的異同情形。
- 第三，簡述唐代目錄學的發展與創新，以明唐代目錄學進展的若干實況。
- 第四，依唐代十道的地理劃分，結合唐人籍貫的考察，說明各區之間的差異情形，另外結合唐代私學的分布、印刷的起源地、學官的分布等，試圖釐清唐代文化面的分布情形。其次，就個別地理區域的撰著情形，以進行文化線、點上的聯繫提出說明，並依《新舊唐志》的著錄，進一步說明各區中分類類目上的變化情形，藉以補充王明蓀、高明士先生在學風分布上所未能釐析者。
- 第五，本文第三章開闢專章討論《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之間的著錄差異；第四章開闢專章討論《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差異，並以分析其間的差異因素。另外對書籍亡佚、增錄的情形提出說明。
- 第六，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中，試圖釐析《古今書錄》與《群書四錄》間的著錄差異，今二書已佚，歷來討論《古今書錄》與《群書四錄》間的差異，莫不從〈舊唐志序〉中所節錄之〈古今書錄序〉去探討《古今書錄》與《群書四錄》中的學理差異，然卻無實例釐析二書間的確實著錄差異。今《古今書錄》著錄已為《舊唐志》所收錄成簡目，而據〈古今書錄序〉所云斷限資料，進行進一步釐析《古今書錄》增錄《群書四錄》的書目著錄資料。
- 第七，在《新舊唐志》的補錄上，今人率皆知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一書，而不知陳鱣《續唐書·經籍志》，今二書俱以補錄晚唐五代典籍為志，二書多所重複，亦多它書所未錄，詳審二書，方能較正確的掌握晚唐五代典籍。另外，二書優劣互見，足供比勘者，今前賢未及二書之書目研究，故而筆者擬加以釐清其中異同、判別其中優劣，進行初步研究工作。而在現存唐人著述中，

有楊家駱先生《唐代遺籍輯存》、程志《現存唐人著述簡目》二書，可供考察。

二書著錄相近，然體例稍異，優劣互見，筆者擬加以整理比較其中異同。

前賢研究古典目錄學時，往往重《漢志》、《隋志》，而輕忽《新舊唐志》，是以羅振玉先生會引為怪事（詳見上文）。民國以來，《新舊唐志》的研究仍不普及，迄今仍無專書討論其中背景形成、書目著錄、補錄及現存典籍考察等研究，導致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陳鱣《續唐書·經籍志》、楊家駱《唐代遺籍輯存》、程志《現存唐人著述簡目》等相關書目，迄今尚無人加以評介。又《舊唐志》為《古今書錄》之簡目，《古今書錄》又增錄《群書四錄》而來，前賢僅據〈古今書錄序〉所載，釐正《古今書錄》與《群書四錄》間之學理差異，而無實例釐析《古今書錄》增錄《群書四錄》之典籍著錄，今本《舊唐志》既為《古今書錄》之簡目，則參以《群書四錄》與《古今書錄》之斷限差異，得以釐出《古今書錄》增錄《群書四錄》之部份典籍，則《舊唐志》另有其價值所在。透過唐人籍貫的掌握，《新舊唐志》的對比，可以釐析出唐代文化點、線、面的分布情形。《新舊唐志》由於較為缺乏學界研究，以至於其間的價值未能有效發掘，其間的差異未及釐正，筆者不敏，從事於斯，本文僅可說是拋磚之石，期待他日有人能如陳樂素先生董理《宋史藝文志考證》〔註10〕、劉兆祐先生《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註11〕的精神以從事《新舊唐志》的研究工作。

〔註10〕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陳氏於1990年7月20日與世長辭，該書為陳樂素先生遺稿，大陸廣東人民出版社列入年度計劃（1992年），未知是否完稿。廣東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陳樂素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其中收錄陳樂素子陳智超〈父親和《宋史藝文志考證》〉一文，文中詳述陳樂素先生與《宋史藝文志考證》之研究，可供參考。

〔註11〕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台灣：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印，1984年四月），共計1198頁。

第二章 外圍考證及介紹

第一節 唐代圖書發展的背景探述

唐代典籍的流傳過程，在書籍保存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蓋因印刷術的發明乃至於書籍得以大量流通，而書籍形式，至有唐一代而有所轉變，圖書由卷軸的形式而轉變成為經摺裝、旋風葉的形式，林慶彰先生〈知識的水庫——歷代對圖書文獻的整理與保藏〉一文指出：

隋、唐兩代的政治局勢比較安定，各朝皇帝也較能重視圖書文獻的價值。其中，隋文帝和唐玄宗是最特出的例子。這兩代也是卷軸最發達的時代，卷軸已不僅僅用於保存圖書而已，且兼有裝飾之作用，所以對卷軸質料及各種附屬之講究也非前代所能及。唐代中葉後，因卷軸之缺點不少，遂慢慢由經摺裝和旋風葉所取代。雕版印刷術也於此時發明，至五代時逐漸興盛。這對圖書文獻的整理、保藏，都有不少影響〔註1〕。

而書籍的計算單位由篇轉而悉以卷計，漢時並存，這些明顯的差異，都明白的表現在圖書的著錄上。然而，影響文獻的發展尚有其他不同的因素。因此，欲明白書籍在有唐一代的流傳情形，除了在形式上的幾個特點外，我們更應該瞭解圖書發展的背景。王余光先生於《中國文獻史》第一卷中，提到影響中國文獻發展的各種因素凡三，一、政治的因素。二、學術與宗教的因素。三、科技與經濟的因素〔註2〕。筆者嘗試在此

〔註1〕林慶彰先生：〈知識的水庫——歷代對圖書文獻的整理與保藏〉，《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浩瀚的學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553。

〔註2〕王余光先生：《中國文獻史》第一卷，（大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頁80～87。